

人间物语

当过茶农

| 金志标 文 |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我们平民百姓每天为之奔波缺一不可的内涵。源自与茶有过密接的缘故，对茶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自古以来，赞美茶的诗文、美篇不可胜数，读来如入仙境、飘飘欲仙，相比之下，描写香茗背后茶农之艰辛却少得多。

若将十六岁称为花季，那十七岁谓之雨季，这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季节。十七岁这一年，一个收获满满的深秋季节，一天，我弯曲了手臂，用拇指和食指间稚嫩的虎口恋恋不舍地夹住书包的带子，从腰间出发轻往前一推，极不情愿地卸下背了近十年的书包，背上行囊，与一群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落户在舜柯山下当起了一名茶农。

宿舍远处的山峦，蜿蜒青翠、起伏连绵；近处，清晨，轻纱般的薄雾缓缓地泻在朴素的农舍前，飘在像一团团墨绿色的茶树上，游在似撑开少女纤纤手指般的桃林中。

久居之处无美景，也会看腻。“我们不是来玩的，是来落户干活种茶叶的。”当大伙在眉飞色舞地描述周边美景时，一同行者风趣地说。

开始劳作了。今天的活儿是茶田施肥，貌似简单，但对一群刚走出校门的城里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这活像表演杂技，在茶树间的间隔，才一把铁耙（约三十厘米）的宽度，要开出与之宽和深一样的土沟，然后要担着粪桶行至沟的两侧进行施肥，回填好土后完成整个工序。茶树的间隔向前望去，像极了百米赛的跑道，看着老农麻利按序欢快地干着，不一会，我们就被他们甩得不见人影。大家开始嚷嚷了，开钩用这铁耙不行，我们得用铁铲，不知哪个闻声的鬼精灵一溜烟地从哪拎来了一把铁铲，用尽全身力气，约莫十分钟前也前进不了一米，且累得青筋暴起涨红了脸。一老农见状迅速地赶了过来，急吼吼地对着我们说，用铲开沟费神费力不说，还伤着了茶树的根须。我们怏怏地看着他一脸无语，赶紧拎起铁耙，学着老农的样子干了起来。担着粪桶走在狭窄且刚开挖松软的土地上施肥，也不是一件易事，像婴儿学步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学着、干着，稍有不慎粪水溅到了身上也全然不顾，不多时，许多人还真练出了像老农一样的好身手。

立春过后即进入雨水节气了，气温回升、降水增多，桃李含苞，樱花花开。三月上旬，茶农们要在短短的几天中，完成每年一次大规模的茶树修剪。听过来人讲，修剪是个苦活、狠活，当时听了也不以为然，其中的滋味只有在真正尝试过才能领悟。

一望无际的茶园，经过了长达四个月的非采摘期，像嗜睡不醒的懒汉，眼神涣散、衣衫凌乱，要有好收成迎接春天的开采，需要通过修剪来唤醒它。在生产队每人领到了一把大大的园工剪，长长的手柄加上尺余的刀剪，重三四斤。第一次拎了它，嘻嘻哈哈地走在茶园，两人一组各修一边。起初好像还可以，约莫半小时后即感到腰酸背疼。终于等来了中饭时刻，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大家面面相觑，手臂都抬不起来，整个人像散了架似的浑身不听使唤。到了食堂照例付饭菜票打饭菜，跟往常不一样的是连饭盒也拿不起来，握住饭盆的手抖个不停，当然，手握筷子的右手也晃得不行。平日里几分钟狼吞虎咽的干饭时间延长了许多。

满山遍野的茶树，经过大家的辛勤劳作，原本蓬头垢面的模样即刻变得光鲜亮丽，溢满清香起来。站在高处第一次望着那巨龙般的茶树，汇聚成一道道绿浪，在山谷间涌动，在阳光照耀下生机勃勃、

满目青翠，顿时觉得神清气爽、沁人心脾。

谷雨前的第一批茶，制成后称为雨前茶，采摘基本都是由女性来完成。她们拿着小篮子下地，望着那一垄垄连绵不绝的茶树，鼻息间尽是淡淡茶香。她们会细心凝视，然后用女性特有的矜持，似绣娘绣花的神情细细地采摘，那是立春后被誉为“贵如金”的第一批茶叶呵，长在茶树上，毛茸茸的叶片，绿中还稍带少许淡黄色，像刚出生的孩子那样娇嫩。她们将葵花籽大小的鲜叶放进小篮子，一丝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绿色的叶片上，似有许多晶莹的雨珠在滚动。

清明前的茶制成后称为明前茶，因数量不多亦很珍贵，加之春茶温度适中、雨量充分，茶叶更显饱满，滋味更加鲜爽。到了采摘春茶时，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齐上阵，一个明显的不同是盛装鲜叶的小篮子变成了斜挎的大茶篓了。真正辛苦的劳作是从春茶开始的，老农民口口相传的一句话“早采一天是宝，晚采一天是草”，至今难以忘怀。

采摘夏茶和秋茶，既没有雨前茶时的细腻，也没了明前茶时的委婉，采摘像一批勇士打扫战场般，有一种迅雷掩耳不及之势。头顶烈日，草帽檐上尽是汗渍留下的黑斑，汗水沿着草帽绳子像小雨般往下滴至下巴。身穿深色长袖外套，背上尽是地图般的盐霜。食指采出了裂痕用橡皮胶包几圈即完事；口渴了喝几口田头铅桶里的凉水；干累了在田埂上席地而坐，草帽当扇子上下摇几下去暑；六进六出（早上六点上至下午六点），为的就是抢时间、保等级。

夏秋的傍晚，五彩缤纷的晚霞像丝绸般挂在天边。此时，城里人可能已经吃好晚饭手持蒲扇在消暑纳凉了，而劳作了一天的茶农们，正背着沉重的茶篓司秤后装进硕大的竹筐，再背上空疲惫地回家。此时，参加白天劳作的男性，要将一天的鲜叶送进机声隆隆的茶厂去，那不宽的路上送鲜叶的板车川流不息，可能是板车里满载着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彼此见了不断地挥手致意，带着劳动的喜悦，拖着板车健步走在沙石路上发出“刷、刷、刷”的声音，步履是那样的矫健有力。

当鲜叶送进茶厂杀青槽（制茶第一道工序，蒸发鲜叶部分水分，使茶叶变软，便于揉捻成型）的那一刻，一天的劳作基本告一段落。鲜叶经过多道工序，就制成了多种成品茶，如：雨前茶、明前茶、碧螺春、毫茶等等。

当茶农已经是近半个世纪前的事了，细嚼曾经艰苦劳作的细节，皆铭记于心。如今，每当品尝一杯好茶，用嘴吹开浮起的几片茶叶，轻轻地喝上一小口，那甘美无比、口齿噙香的享受中，会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感受。



片羽

人与梅花一样清

| 陈建琪 文 |

我珍藏的《谁在畅销》，是作家陆梅的一本人物随笔集。二十年前，我与上海的一位书友，在人民广场地铁站会合，匆匆赶往徐家汇思乐书店。我们要去的是《谁在畅销》的首发现场，到达时已经是座无虚席，我们只能站在靠前台的过道上。主席台上，叶辛、叶永烈、陈村、陈丹燕、南妮、彭懿等已经就位，差不多仪式开始前，叶辛在喊：“陆梅你是主角，你怎么还站在下面，陆梅快上主席台就座。”一个站在我们旁边的美女回应了叶辛的喊话，她就是《谁在畅销》的作者陆梅。

著名出版人叶觉林在本书的序言中说：“《谁在畅销》的作者陆梅，用大量数据给我们的作家、批评家提供了纵横坐标的对比。”

《谁在畅销》一书记述了19位上海作家，22位全国著名作家。陆梅采访每一位作家，她都非常用心、细心、专心，从她的标题上就能体察到。

陆梅写“真诚赵丽宏”老师，读了倍感亲切。我很早就喜欢阅读赵丽宏老师的散文、

诗歌，同时我也和赵老师有着从书友到老友的深厚情谊，深切感受过赵丽宏的温和、儒雅、真诚。

陆梅写商州怪人贾平凹，写得活色生香、生动形象。写到了贾平凹的怪，点到了贾平凹的玄乎。这些都是陆梅在书中的神来之笔。

陆梅还写到了与喧嚣保持距离的作家张伟，“写作、阅读，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的。张伟深深地觉得这样的地方太少了。”

《谁在畅销》这本书，对每一位作家都有简约的点评，对每一位作家内心都有细腻的刻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受读者喜爱的作家，新作品首印都可以三五万以上，现在看看，那个年代真是文学的春天。当然销量不是衡量一个作家的唯一尺码，但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一个作家的受众面，反映读者对他（她）的喜爱度。

陆梅老师在《谁在畅销》书的扉页面上，写了一段话：“陈建琪：谢谢买了这本书。走近作家心灵。陆梅”。

灯下书

林语堂的幽默盐

| 沈秋伟 文 |

读林语堂的书，等于结识一位博学的导师。然而，我之深爱他和他的作品的原因，却是他头脑中那种健全的智慧 and 得自天工的幽默，在他“诙谐”的表象下，充满了对人世社会的严肃思考和对人类对民族的挚爱。

从他的书中任意摘取一段，我们便可以看到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大师是如何妙语连珠的。他曾在《生活的艺术》中构造了一种十分有趣的化合物，他称之为“幽默盐”或“幽默化合物”。

组成“幽默盐”的元素共有四种：“现”——现实感（或现实主义），“梦”——梦想（或理想主义），“幽”——幽默感，“敏”——敏感性。林语堂认为英国人“现三梦二幽二敏一”，而法国人则“现二梦三幽三敏三”。可以想见，传统色彩浓重的英国人和浪漫多情的法国人之间的对比确实十分明显，英国人梦少现多，敏感性差并缺乏幽默感（想想我曾遇到过的死板而令人生厌的英国外教，我极赞同这一评价），而法国人现少梦多，幽默感和敏感性亦俱发育。美国人“现三梦三幽二敏二”，想想美国充满创造意识和实干精神的历史，你不难会对此加以认同。德国人“现

三梦四幽一敏二”，俄国人“现二梦四幽一敏一”，日本人“现二梦三幽一敏一”。这三个民族皆幽默不足而梦想有余。且不说俄国和日本，不妨想一下近代世界哲学的巨擘和当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大师主要都出自德国，近代哲学的空间充满了德国气息——那种穷尽世界与人生本质的哲学精神，不妨再想一下希特勒时代德国民族的集体狂热，那么至少可以同意对德国人“幽一梦四”的评价，这的确是一个缺少幽默气质却有过多梦想、心理极端不安的民族。

那么，中国人又是怎样一种“幽默盐”呢？林语堂说中国人“现四梦一幽三敏三”。中国人确实具有浓重现实主义色彩，幽默感和敏感性同样发达，但缺少梦想。国人之缺少梦想，主要表现在对待传统文化心理的强继承性和弱变迁性；国人之丰富的幽默感则表现了一个民族处惊不变的心理平衡术，高者如老庄禅学，低者如阿Q之“二十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幽默”得让清醒者心痛。

夜读林博士上世纪三十年代发明的“幽默盐”，先觉得轻松有趣，后始感凝练深沉，引发我如上小小思考。